

出版史料

馬華新文學大系

(十)

方修編 出版史料

馬華新文學大系（十）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大 系
(十)
出 版 史 料

* * * * *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吉隆坡·檳城世界書局總經售

* * * * *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香港第1次印刷

印數：初版1000 F. 字數：483,900字

印張：31''×43''=12.32

開本：6''×8'' 1/25 書號：S.U. 7010

* * * * *

全套十冊定價港幣伍百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導言

方修

(一)

馬華文藝報刊的歷史的演進，與新文學本身的發展是相適應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中，是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也是馬華文藝園地的草創時期。這期間，較純粹的新文藝刊物還未出現，文壇的主要支柱是一批文白混雜，寫剪相兼，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副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國民日報的「新國民雜誌」，其次是叻報的「文藝欄」及「叻報俱樂部」，南洋商報的「商餘雜誌」，檳城光華日報的「光華雜誌」等幾個。

「新國民雜誌」於一九一九年十月發刊，每日半版，四號字排印。最初三兩個月，絕大部份是剪稿及文言文作品，屬於馬華新文學範疇的稿件，只有少數評論或雜文，如曉虹的「教育革命論」等。是年十二月杪至一九二〇年初，陸續出現了若干新詩及小說創作，作者有蘇厚祿、嘯崖、蘇正義、林獨步等。其後撰稿人逐漸增加，篇幅也由半版擴充至全版。一九二二年底，新文學稿件已經佔有一半的版位，而且部份採用五號字排印。一九二三年初，全部改排了五號字，容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雖然仍舊是文白混雜，寫剪相兼，卻已經成爲了這時期的一個最重要的文藝園地。

「文藝欄」創刊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它的前身是「叻報附張」。「叻報附張」的存在較「新國民雜誌」爲早，但刊登新文學創作則較遲，大約到了一九二一年底，才有一兩篇白話小說出來。一九二二年初，增闢「雜誌」「新詩」各欄，內容漸有可觀，但一般說來仍甚陳舊，且多低級趣味文字。是年四月，叻報延聘周君南爲總編輯之後，才着意革新，發刊「文藝欄」，選載比較嚴肅健康的作品。其中「自由談」及「新詩」二欄，尤爲精彩，作者有建東、冶襲、天鐸等。一九二三年六月間，「文藝欄」改名「叻報俱樂部」，新文學作品續有增加，但素質未見提高，要到一九二八年杪改爲「椰林」，才另有一番嶄新的面貌。

「商餘雜誌」最初稱爲「新生活」，一九二三年九月發刊，一個月後因故停刊，一九二四年初復版，便正名「商餘雜誌」。內容以小說創作較好，新詩最差。該刊於一九三三年初改爲「曉風」，一九三七年間再恢復原名，簡稱「商餘」，作爲南洋商報晚版的副刊，戰後因晚版停刊，又成爲該報早版的固定刊物。

「光華雜誌」的創刊約在一九一三年，那還是馬華的舊文學時代，沒有新文藝作品。一九一九年擴充篇幅，一九二〇年起採用白話文剪稿，也漸漸有了當地的新文學作者投稿，編者爲陳宗山。以上幾個綜合性的副刊，除了「新國民雜誌」之外，終於這一時期，大多還是採用四號字排印，而且連新式標點也沒有，內容遠較「新國民雜誌」遜色，但都算是馬華文藝園地草創時期的重要刊物。

與這批綜合性副刊差不多同在一個時候出現，而且盡了一定的相輔作用的是各報的「時評」

欄。

「時評」欄原是各報的編輯人員評論時事的專欄，但也容納外稿，用白話撰寫的很多，評論的範圍也極廣泛，包括國際問題、社會事件、文化藝術現象、人生哲理、行為道德等等。所以稿件也就多種多樣：有的祇是普通的時事評論，新聞性和邏輯性多於文藝性；有的雖然是評論時事，卻寫得流麗清暢，韻味深永，可稱為「政論散文」（或文學性時評）。那些評述人生問題、行為道德的，則常常是些哲理散文；那些批評文化藝術現象的，又常常成為劇評或文學短論。還有些側重談論個人的感觸或見聞的，便大多成為了雜感散文或記敘散文。這些都是馬華新文學萌芽期的雜文學作品，數量甚豐。

「時評」欄幾乎每天都有，而且版位相當固定，有時每天出現三兩篇，分配在本地新聞版及「國內通訊」版的右上角或左下角。

還有各報的新聞版，如「本坡新聞」、「南洋新聞」，或「本坡新聞」的「來件」欄中，也經常出現一些評論、雜感，甚至素描、速寫之類，和「時評欄」的稿件同樣富有文藝氣息，為研究早期的馬華新文學所不宜忽視的。

不過「時評」欄與新聞版之作為重要文藝園地，為時並不太久，大概祇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這一段期間。一九二三年以後，隨着馬華報業本身的發展，較為正規的時事評論及新聞稿，和富有文藝性的稿件漸漸分了家，許多文學短論、哲理散文、抒情散文、雜感、素描、速寫等等，便陸續移到副刊版去了。

「時評」欄與新聞版作爲文藝園地的重要性消失之後，繼之而起的是一批專門刊登某一性質文字的副刊，如「小說世界」、「銀幕世界」等等。這批專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起先後在新國民日報面世，內容大都與「新國民雜誌」等綜合性副刊同樣的文白參半，新舊合璧。唯一的特點是完全廢除剪稿，採用本地作品。其中較重要的是下列幾種：

「小說世界」——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五日創刊，專登小說創作，均爲一期完的短篇。

「戲劇世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發刊，專登獨幕短劇及戲劇評論。

「兒童世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創刊，專登兒童文學，如童話、寓言、歌謠等，多屬當時一般知名作者如郭樂仙、邱國基等人的創作，是第一個提倡兒童文學的馬華文藝刊物。

「婦女世界」——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出版，討論婦女問題，反映婦女生活，態度頗爲認真，與時裝、美容、插花等瑣事完全無涉，可說開了正統的馬華婦女刊物的先河。

「詩歌世界」——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創設，專登新舊詩作。

這些專刊都是不定期的。出刊最頻密的是「小說世界」，截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中爲止一共出了十期，其他幾種均得三兩期而已，但都算得是這時期的馬華新文學的一個小據點。只有「詩歌世界」，因爲拖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才發刊，既不能列爲馬華新文學萌芽期的文藝園地，和擴展期的一批新文藝刊物比較起來又過於陳舊落後，以致完全失去了它的存在的意義。

除了報章上的副刊，「時評」欄等而外，這時期也已有了定期雜誌的出版，祇是內容仍然是文白並陳或綜合性質，目前已知的有「星洲評論」及「南洋評論」兩種。前者創刊於一九一九年，側重文化教育問題的探討，約出十期。後者創辦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專登研究南洋史地民俗問題的

文章，似乎也維持了好幾期。

總括說來，馬華新文學萌芽時期，始終未有正式的文藝刊物，文藝園地是以一批綜合性副刊為主體，再輔以各報的「時評」欄和若干專刊。其演變情形，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乃以綜合性副刊爲主，各報「時評」欄爲輔；一九二三年以後，則是綜合性副刊爲主，若干專門性的刊物爲輔。

(二)

一九二五年秋，「南風」及「星光」先後創刊，這是馬華新文學運動的開始，也是正式的新文藝刊物的發端。

「南風」創刊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新國民日報），創刊號登了編輯人拓哥的一首「南風之歌」，算是它的發刊詞。詩中把文藝作爲一種美化世界、創造愛情的靈物來歌頌，說它可以促使人們忘卻現實世界的銅臭氣味與掠奪、戰爭等等的行爲。顯然的，拓哥要以文藝來宣揚所謂人道主義與博愛精神。該刊所登的作品也充滿了消極意識。這和正確的文學思想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但它總算是一個正式的新文藝刊物，是馬華文藝出版界的創舉，它使到馬華新文學擺脫了前此的附庸地位，有了自己的完整的地盤，有了自己的作戰陣地，意義是很不小的。

「南風」創刊不久，一個陣容壯盛，態度積極，旗幟鮮明，更有意識地提倡新文學的刊物跟着起來了。那就是「星光」。它是馬華新文學運動興起的主力所在。如果說，「南風」的發刊，爲正式的新文藝刊物在形式上豎立了一個規範，那麼，「星光」的露面，則是爲馬華新文學刊物在內容

上建立了一個優良的傳統，爲馬華新文學新思想運動掀起了一陣狂飈，影響廣泛得多了。

「星光」爲當時剛由中國南來的一批文學青年所創辦，附在叻報出版，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發刊，每週一次至二次。一九二六年九月停刊。共出了八十多期。先後負責編輯的有譚雲山、周鈞、鄒子孟、段南奎、邱國賓、常問梅等。

該刊同人始終以改造社會思想爲己任，他們猛烈地抨擊當時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教育現象，以至思想界的閉塞風氣。「星光」的命名，就是要在赤道上掃除黑暗，創造光明的意思。他們希望由星夜而黎明而正午，希望以微弱的呼聲來喚醒沉睡着的人們。他們譴責南洋的社會是沉淪、墮落、停滯、麻木不仁的社會，他們要充當少數的思想的白血球，來給予社會一點生命力。他們譴責南洋的思想界閉塞到不能再閉塞，充滿着迷戀骨髓、殭屍式的樂天的意識，他們要竭盡所能來澄清這種空氣，迎接新的時代。（段南奎：「本刊今後的態度」）

「南風」和「星光」，特別是「星光」的出版，爲馬華新文藝刊物確立了一個明晰的方向。所以在它們相繼停刊之後，就有「沙漠田」（一九二六年九月），「浩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等接了上來（新國民日報）。同時檳城方面也有「先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綠洲」（一九二六年）等分別在光華日報和南洋時報發刊，都是頗爲純粹的新文藝刊物。

一九二七年開始，因受「南風」「星光」的帶動而出現的文藝刊物，日益增加。初時是像「南風」與「星光」一樣，由一兩個作者或一些文學小團體商借報章的版位出刊的，通稱爲同人刊物。接着是各報爲了適應時代潮流，加闢固定的文藝副刊，或將原有的固定副刊加以一番革新。於是馬

華新文藝出版物一時風起雲湧，呈現了百花齊放，無比繁榮的局面。計自一九二七年初至一九三一年底馬華新文學擴展期結束為止的幾年間，先後發刊的文藝刊物，較重要者不下五六十種之多。

這五六十種新文藝出版物，大體上可以分爲三類，循着不同的方向發展。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一類是新興文學刊物。這一方向的出版物隨着新興文學運動的演變，又可以分爲下列三批——

其一是新興文學濫觴階段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初——一九二八年中）。主要是「荔」及「海絲」。

「荔」是吡叻州和檳城的若干新文學工作者聯合創辦的同人刊物，一九二七年初在檳城南洋時報創刊，一共出了九十一期，作者有陳晴山、王探、朱女、海若、一工、洗凡等。「海絲」則是檳城同善校友會同人文藝活動的重要園地，也於一九二七年初在南洋時報發刊，出版至百餘期。同善校友會是當時檳城一個規模龐大的文化團體，活動範圍擴及教育、報業、文學、戲劇各部門，會員也不限於校友，當時檳城一般進步的文化人幾乎都是該會的成員，經常在文藝界活動的有黃亮、槐才、林姍姍、溫志新（冷笑）、饒百趣、李相機等三數十人。「海絲」的姊妹刊物「杭育」、「微光」、「詩」、「怒濤」、「喇叭」……等，也都是這些作者所創辦或支持的。

「荔」、「海絲」及其姊妹刊物是這一個階段的文壇的中心，一些帶有初步的新興思想的作品，如海若的「得意人們的歌」，槐才的「血淚」等，都是在這幾個刊物上發表的。

接下來的一批文藝刊物是新興文學興盛階段的產物（一九二八年中——一九三〇年底）。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檳城南洋時報的「濤聲」（一九二八年六月創刊），「混沌」（一九二八年九月六日創刊），「野馬」（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二九年中）等三個副刊。這三個刊物正式揭

開了馬華新興文學運動的序幕。馬華文學史上第一批具有明確的新興意識的作品——浪花的「羣兒的母親」，孫藝文的「混沌初開」，劉科盈的「兩個勞動者的談話」等，就是它們分別刊出的。但三個刊物的態度卻也不大一致。「濤聲」與「混沌」立場堅定，完全是一種急先鋒的姿態。「野馬」則任由同人自由發揮，沒有明確的宗旨。它雖然發表了馬華新興文學運動史上的第一篇戲劇作品——「兩個勞動者的談話」，但也發表了第一篇反對新興文學的論文——美樵的「不和諧的微笑」。諸如此類的矛盾現象，使到這個刊物的地位略遜於前兩者。

這三個刊物由一九二八年底（「濤聲」，「混沌」）至一九二九年中（「野馬」）先後停辦，出刊七八期（「濤聲」，「混沌」）至十五六期（「野馬」）不等。但新興文學刊物卻從此此起彼繼，大量湧現，形成了新興文學運動的高潮。就目前已經知道的，由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〇年底馬華新興文學運動開始式微為止，先後發刊的新興文學刊物，具有一定水平的，便有下列廿種左右：

- 枯島（吉隆坡益羣報）——出刊期間約為一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
椰風（檳城新報）——平均每週一期（一九二九年四月廿七日——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
同善（檳城南洋時報）——「微光」後身，每月約兩期（一九二九年三月——一九二九年底）
星火（檳城南洋時報）——旬刊（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月）
觸體（檳城南洋時報）——旬刊（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月）
曼陀羅（南洋商報）——出二期（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月）
現實（檳城新報）——每月二三次（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月）

椰林（叻報）——日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創刊）

流星（叻報）——週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奠基（叻報）——半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創刊）

南針（檳城中南晨報）——每週三四期（一九三〇年初——一九三〇年底）

野葩（星洲日報）——週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二日——十月八日）

流星（星洲日報）——出版十三期（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十月六日）

墾荒（星洲日報）——不定期（一九三〇年）

狂濤（檳城新報）——不定期（一九三〇年）

公共園地（民國日報）——日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創刊）

摩洛（光華日報）——出二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十七日）

這一系列的刊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椰風」、「南針」、「野葩」、「椰林」、「枯島」等幾個。

「椰風」和「南針」是檳城方面新興文學運動的重鎮。前者活躍於一九二九年，依夫、杜若、李一息、狂濤等優秀的新興詩人都是它的基本作者。那篇反映中國北伐革命時期農民的軍事行動的小說名作——忠實的「笑紋與波光一樣柔和」，也是在該刊連載的。該刊於一九三〇年初起漸漸失去它的光芒，「南針」乃後來居上，有不少作品描寫了不景氣籠罩下的南洋的城市工人的不滿現實的行動，包括組織工會、懲戒工頭、爭取工友的權益等。

「野葩」和「椰林」則是星加坡方面新興文運的堡壘。「野葩」的貢獻是在理論方面。它發表

了許多文章，駁斥了當時反對新興文學者的各種論調，盡了捍衛新興文學運動的巨大作用。「椰林」則在創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時一般比較成熟的新興文學作品，多半是在該刊發表的。該刊原由「叻報俱樂部」改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發刊，一九二九年年中由陳鍊青正式接編，全面革新，提倡南洋色彩，喊出了「創造南洋文化」的口號。但間也發表一些宣揚新興思想的文章，如鍊青與張沖的討論新興文學問題的通訊，亞庸的小說「俠姑」等。一九三〇年一月，又再度革新，並開始刊登真正的新興文學作品，如浪花的「邂逅」，依夫的「獵狗」等。三月間，聘潘衣虹助理編務，乃完全成爲一個新興文學的營壘。浪花的「生活的鎖鍊」，海底山的「拉多公公」等小說，就是在這時候出現的。七月，衣虹卸職，復由陳鍊青本人主持，於是恢復了前期的面貌，繼續提倡南洋色彩。所以，「椰林」的作爲新興文學刊物，嚴格說來祇是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七月這一段期間而已。

至於「枯島」，那不但中馬一帶新興文學運動的發難者，而且是當時馬來聯邦的整個馬華新文學運動的嚆矢。原來在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時期，新文學活動大抵限於星洲及檳城兩個地方，寫作者也集中於這兩個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各州除了吉隆坡的益羣報的編輯人員不時寫些時評外，都還沒有其他寫作或出版活動。一九二五年中馬華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的三兩年，這種情形也還沒有多大的改變。雖然其間已經有了一批新文學創作者出現，而且創辦了若干刊物，但幾乎都是附在星檳各報出版，沒有在聯邦當地生根。如麻坡的「新月」，文冬的「彭亨潮」，都在星加坡新國民日報出刊；以吡叻州的作者爲中心的「荔」，以雪蘭莪州的作者爲中心的「八月」等，則見於檳城的南洋時報。直到二十年代末期許杰出任吉隆坡益羣報主編，發刊「枯島」副刊之後，聯邦各州的作

者才算有了當獨一面的作戰陣地。

上表列出的廿種左右新興文學刊物，祇是當時堅決地，或較積極地倡導新興文學的一批而已，其他一些雖然不大熱心於新興文學運動，但也多少發表了一點新興文學作品者還沒有包括在內。這一方面較重要的有「南洋的文藝」、「繁星」、「碧野」（「椰風」的後身）等。「南洋文藝」有過一場關於「心理革命文學」的論爭，「繁星」則發表了竇遊的「十字街頭」——震動文壇，引起文字案件的新興劇作。

最後的一批新興文學刊物是在新興文運退潮階段（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月）崛起的。主要是光華日報的「戲劇」、「蛻變」，及民國日報的「公共園地」等三個。新興文學運動就是在這三個刊物的艱苦支撐之下延長了一年的壽命。

「戲劇」是一個專刊，一九三一年一月創刊，乾乾主編，初時為每週一次，嗣後改為雙週刊，內容全部為戲劇理論及戲劇創作，一直維持到這年的十月底。檳城的戲劇工作者當時就是以該刊為大本營，倡導新興戲劇運動，搞得有聲有色。

「蛻變」也同樣在一九三一年初發刊，每週一次至兩次，由林姍姍、李少嶽先後主編，側重登載詩歌、散文、小說及文學理論。其小說作品如宿女的「不會站的人」，論文如江上風的「南洋作家應以南洋為戰野」等，都具有一定的新興意識，因而與「戲劇」形成了犄角之勢，互為呼應。「戲劇」停刊以後，該刊還繼續出版至一九三二年中為止，但已經沒有了它前期的煥發的精神。

「公共園地」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發刊，每日半版，作品未見出色。直到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擴大版位，充實內容之後，態度始顯得積極，幾乎成為星洲方面新興文運退潮期間的中流砥

柱。虛竹的「勞動的代價」，古月的「關於徐志摩的死」等小說及評論，就是這一年在該刊發表的。

該刊這一年還出了一個姐妹刊物，叫做「流露」，着重刊登純文藝作品，但成績平平，只持續了三幾個月就收盤了。表現較好的反而是星洲日報的「繁星」。「繁星」創刊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三〇年十月間發生了「十字街頭」的文字案之後，編者林仙嶠離境返滬，編務由其弟林健齋接替，內容初時無甚精彩，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乃有一些感情熱烈的詩歌和雜文出現。十二月間連載了細胡的「歷史的終點」，更是替馬華新興文學創作放射出最後的一道光輝。但同時也是「繁星」本身的迴光反照；此後，它就完全變成一個趣味性的刊物了。

在新興文學運動演進期間，代表着另一文學潮流的南洋色彩文藝刊物，也自成了一個發展系統：先由「荒島」開頭（一九二七——二八），接下來是「文藝三日刊」（一九二九），最後是「椰林」（一九二九年六月——一九三〇年一月；一九三〇年七月——一九三一年二月）。

「荒島」的籌辦人是朱法雨，主編是黃振彝，基本作者有張金燕、鄧勵誠（LS女士）等。他們於一九二七年初借了新國民日報的版位，出版「荒島」旬刊，提倡「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裏去」，但作品的水平不高（如朱法雨的「獨身者」），一般成績不及同一階段的檳城的「荔」、「海絲」等刊物的同樣描寫南洋題材的創作。

一九二九年初，曾聖提等人在南洋商報出版「文藝三日刊」（最初數期稱為「文藝週刊」），倡導「用血和汗鑄造南洋的文藝鐵塔」，這才出現了若干優秀的南洋色彩作品，如聖提本人的「生

與罪」，華丁的「五兄弟墓」等。「文藝三日刊」於一九二九年中停刊，該刊同人接着又辦了「南洋的文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三〇年四月，南洋時報）和「壓覺」（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二月，南洋商報）。華丁的「拉子」，曾玉羊的「生活圈外」，就是分別登在這兩個刊物上。

在這方面起着更加廣泛的影響者是叻報的「椰林」。該刊編者陳鍊青於一九二九年六月間實行革新內容之後，即與作者黃征夫等大力主張「創造南洋文化」，將南洋色彩的提倡從文學藝術擴展到文化學術各部門去，並且籌備組織「南洋學術研究會」。稍後又一度與新興思潮匯合，產生了許多接近新興文學的散文與詩歌，如陳鍊青本人的「獻給泰戈爾先生」、「天堂」；連嘯鷗的「弱者的叫喊」、「是都市還是荒郊」等等。

一九三一年初馬華新興文學運動開始退潮之後，南洋色彩文藝流派的發展便完全中止了。曾聖提在這年年中一度接編「商餘雜誌」，大賣其「輕鬆趣味」的噱頭；陳鍊青也早把「椰林」的編務結束，辦起「雜覽」、「閒暇」等綜合性副刊來。

與上述的新興文學園地及南洋色彩文藝刊物同在一個期間出現的，另外還有一些刊物，可以籠統地歸為一類。這些刊物大多沒有什麼明確的宗旨，如南洋時報的「玫瑰」、「八月」（一九二七——二九），以至民國日報的「新航路」（一九三〇）等都是。情況比較特別的只有「洪荒」和「綠漪」兩個。

「洪荒」是曾聖提等人從事馬華文藝活動初期所創辦的一個週刊，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附在南洋商報出版，一九二八年間又移到檳城的南洋時報，作者除聖提本人外，有秦寒箏、張放、林革塵、

丁琅、華丁、曼青、金蕙然……等等。所寫大都是些脫離生活的東西，如空洞地歌頌個性解放，精神自由之類，辭藻方面則務求華美、典雅、整飭，是馬華文學中形式主義的發端。這種傾向要到一九二九年初曾聖提在南洋商報發刊「文藝三日刊」，提倡「以血和汗鑄造南洋文藝鐵塔」之後，才算稍被遏止。

「綠漪」則是消極的浪漫主義的代表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新國民日報創刊，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了十餘期。主幹人物是陳雲彩、鄭文通、何采菽等。這些作者的頹廢思想都很濃重，何采菽尤其突出，書信體小說「醫院裏」便是他的代表作。「綠漪」停刊後，這些人又分開發展：鄭文通等合辦「瀑布」，何采菽則自編「和旭」，但都未能克服他們的不健康的傾向。

「玫瑰」以至「洪荒」、「綠漪」這一批刊物，雖然有時也出現了一兩篇富有南洋色彩的作品，如毀魯的「天狼行」（「玫瑰」），何采菽的「醫院裏」等，但這祇是無意間得之，與「荒島」，「文藝三日刊」等有意識地提倡南洋色彩，性質自是不同；與「椰風」，「椰林」（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月）等的致力鼓吹南洋新興文學，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三）

一九三二年初馬華新文學的發展陷於低潮狀態之後，文藝刊物的出版也隨之全面消沉。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新野」、「星火」等副刊先後出現，才算有了一點轉機。這期間（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中），文藝出版界的消沉情況，有着下列的幾個特點——

一、進步刊物的銳減。馬華新文學擴展期的一般較重要的刊物，到了一九三二年間，早已消失